

## 守宫

沙 爽

其时已是午夜。因为第二天一早要赶火车，我在洗漱睡下后突然想起，应该将出门要穿的鞋子擦净备好，顺便把另外的两双鞋子收进柜中。于是我爬起来走到门厅，取出鞋刷。就在我拎起一只高跟踝靴的刹那，藏在鞋子底下的什么东西突然冲了出来，以一个生物在生死攸关之际那种惊慌失措的敏捷，眨眼间便蹿到洗衣机底下去了。

猝不及防，大骇之下，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否惊叫出声。心脏剧烈收缩，咚咚咚响如擂鼓，让我一阵晕眩。当大脑重新恢复运转，它首先否定了自己几十秒前做出的第一个判断——不，那不可能是老鼠，它逃窜时后半身大幅度摇摆，身体的厚度也远比老鼠扁平——那是一只壁虎。

因为洗漱时已经摘掉了隐形眼镜，我在这一番电光石火的遭逢中并未看清它的样子。多年的近视生涯，让我习惯于从模糊的视界里猜测并抵达真相。它的身长应该有十几厘米，那么问题来了：它到底是这里的原住民呢，还是不久前偶然闯入的不速之客？此时我搬进这套房子不过一个月，而在正式入住之前，搬家和打扫卫生大约用了十天时间，在这期间我好像一直在开窗通风——这幅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楼房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气味，我始终没有弄清它到底源自哪儿。或许那是来自时间体内的气息，像腐烂的苔藓、沼气以及未及消化的蛋白质，这些味道混杂在一起，又危险又日常，又清晰又隐晦，像一个人和他家族中的难言之隐……或许，这只壁虎就是从敞开的窗子爬进来的，它肯定没有想到，这一番贸然潜入，让它自此沦为囚徒——人住之后，我便安装了纱窗，只允许空气从细密的网眼自出出入。

想到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中，与这样一只不大不小的异类共居一室，并且在今后的时日里还将同居下去，我不禁深感世事奇妙。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寿命还有多久，有无可能饿死在这斗室之中……经过这一番遭逢，它必然会更为小心地避开我的视线，它会在一个我无从发现的暗角悄然死去，庞大的微生物军团随即展开分工作业，将它的身體支离，甚至不留一点痕迹。那时候，我会不会觉察到这死亡的气息？很有可能，它会与这房间里原有的奇怪气味混溶在一起，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果然，它从此再也没有在我的视线中出现。

从此我需要反复回想那一夜，以确认它并非出自幻觉。但是翌晨我坐上火车去了哪里？我是不是该像一位朋友那样，保留下所有旅程的每一张票据，用以假想自己的每一次到达和离去？

在这个房间里住了半年之后，不知是我的嗅觉习惯了那种气味，还是我日常使用的香水浴液之类的东西产生了中和效应，总之气味不再像最初那样明晰和凌厉了，而是变得稀薄、混沌而暧昧。但是另一种可能则是，在不觉之中，我已与原本厌憎的某些事物融为一体。

仿佛为了印证我的猜想，春天将尽的某个傍晚，我正背对着窗户坐在桌前，突然感觉到些微异响。转过头，一只壁虎悄然现身，它伏在阳台的防盗窗外围着的铁丝网上，活像一只长出了四条腿的惊叹号。被突然亮起的灯光惊扰，它静止在那儿，身体保持着轻微的起伏和弯折，似乎寄望于我相信它已经死了。它的身长大约10厘米，双眼小如米粒。它显然并非是与我夜半遭逢的那一只，但是也不一定——惊骇之下，我的视觉系统完全可能将所见的物体进行下意识地夸大。或者我曾经打开过纱窗而忘记了随手关上，它趁机扬长而去，今日前来故地重访。又或者，它是我此前遇到的那只壁虎的孩子，外出捕猎的母亲一去不返，它在惊疑中独自成长。如今它终于有了攀爬到高楼之上的能力，于是循着母亲的召唤一路赶来——那是生物波还是低频音？有关壁虎家族的神秘通信，我们一无所知。如同我们不知道抹香鲸强大的声呐系统始于何时——当陆行鲸在茂密的草间拖曳爬行，它需要声呐吗？而作为鲸的远亲，小小的壁虎完全有可能拥有类似的情。人类对整个生物世界的了解是如此有限，无论是对旷远的幽深宇宙，还是对近在眼前的轻浅尘埃。

我为它拍了一张照片。屏幕上的图像放大之后，呈现的景象十分古怪：楼下某单位大院里的灯光宛若一团橘红的火焰，炙烤着铁丝网上身形微曲的小猎物……按中国自古相传的神秘配方，这种生物曾经被幽禁在瓦罐里，以朱砂和牛羊脂喂养。直到它腹作赤色，通体透红，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，将它的血点在处女的手臂上——这便是守宫砂了。

因为游走于屋壁捕食昆虫，壁虎古名“守宫”。是否仅仅源自这样一个名字，还是有其他的隐秘因由，它们被人类选中，化身为处女的守护者。点守宫砂的风俗，似乎自汉代而始，到唐代时，已有人专门饲养“守宫”用于市售，见于“巴西夜市红守宫，后房点臂斑斑红”（李商隐《河阳诗》）。然而物极必反，经历了宋代的盛行之后，当李时珍编撰《本草纲目》时，只能认定其真正的配方业已失传。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所谓守宫砂，不过是故弄玄虚的心理魔法——那是无影无形的囚笼，既没有边界，也找不到出口。

### 读书

## 闪光的日子

李 铭

1997年底，我结束了在朝阳街头四年多的卖菜生涯，带着妻儿回到了乡下老家马耳朵沟。

我是马耳朵沟的上门女婿，身份特殊，境况却是很糟糕。我们村很富裕，对于我这个上门女婿来讲压力很大，事业无成，日子过得也很窘迫，我又是一个不合群的人，不喝酒，不打麻将，总是自己一个人读书写作，这在乡下简直就是一个二流子的行为。

跟随我回到乡下的，还有我那些年买的打折书籍。这些书籍没有一本是原价买的，我不敢逛书店，因为买不起原价书。我

当时主要买书的地方就是旧书摊，一般都是五块钱以下的书才舍得买。那时书店已经有可以读书的地方，环境也很舒适，问题是疲于奔命的我没有时间在书店里逗留，我需要应对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
一本一本地买回旧书，一本一本地读过，舍不得丢弃一本，每次搬家都带在身边。在我累了倦了的时候，拿起这些旧书阅读，日子就变得充实起来。

我们村没有谁读课本之外的书，我不上山干活，不下地劳动，这让岳父岳母面子上很过不去。妻子夹在中间特别为难。我的那些旧书装在麻丝袋子里，起初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出来。我们怕老人不愿意，怕村子里的人讲究我们不过日子。搬家回来后就把旧书丢到

了厢房顶上。问题是冬天总是下雪，我的旧书就不断遭受损失。每次雪停我就赶紧上房顶清扫积雪，不然雪化了就会弄湿我的那些书籍。

干完一天的活儿，晚上在灯下读书，然后把故事讲给妻子听，告诉她我也能写这样的故事和人物。那时候，最大的理想不是拥有一间书房，也不是坐拥多少本书籍，而是特别渴望我的这些书籍能够堂堂正正地摆在我的房间里，不像这个样子，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。我还渴望能够有一盏温馨的台灯，一张能舒服看书的写字台，我可以在台灯下阅读，可以在写字台上记读书笔记。

事情后来有所改变，我们居室的外屋有一间厨房，里面闲了很大一块地方。我和妻子同时看好了这块地方，于是，趁着老人不注意，我们把装书的麻丝袋子都鼓捣进来，把我那些旧书整整齐齐地挨着墙壁摆好。

北方的冬天屋子里也很冷，可是，看着摆放整齐的书籍，心情还是特别愉悦。我就在这间屋子里读了很多书，写了很多笔记。还写了好几篇小小说。有一篇小小说被朝阳人民广播电台《文学一刻钟》栏目播出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

编辑谢子安骑着自行车去乡下看我。他先是到了孙家湾乡政府，顺藤摸瓜到了平房店村委会，然后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到我家看望我。遗憾的是，岳母看到这么一个有风度的城里人来指名道姓找我，以为我在外面干了违法的事，被人找上门来，吓得愣是不敢承认家里还有这么个读书写作的我。

寒冬腊月，有一天我被书屋，打开灯后一下子被震惊了。哇，电灯的光线下，四周的墙壁上竟然银光闪闪！细看，那些都

是墙壁上的冰霜。我穿着大棉袄，仿佛置身于水晶宫里，一喘气嘴巴里直冒白色的哈气。

那一幕简直太美了！我高兴得有点早，问题很快就来了。过年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些挨着墙壁摆放的书籍竟然都牢牢地冻在了上面，抠不下来了。等到春天化冻，我的旧书再次折损很多。书籍虽然可以摆着了，但是这屋子冬天不适合摆书。我和妻子总结教训，只好再次把麻丝袋子找来，装好这些书。

后来，我再次外出打工，有时做梦里都梦着这些书被雨水浇了。几次打电话给妻子，叫她一定照看好书籍。一次打工回村，进屋发现我家里置办了两个大件：一张崭新的写字台摆在地上，写字台上还有一盏小巧的台灯。

这是妻子给我的惊喜。晚上，我坐在写字台前，拧亮台灯，拿出我那些书籍——我竟然一个字也读不下去了。想想这些书籍就像我一样，一直得不到认可，它们历经风雨，却不能正大光明地示人。这到底怎么了？读书成了生活最大的奢望。我们从简单的奢求开始，渴望一本旧书，一本打折的书，一本崭新的书，一本正版的书，一本不用心疼花钱就可以买的书。我们心怀读书梦想，善待这些书籍。

我们用自己的劳动为书籍创造存在的权利，一盏台灯、一张写字台、一个简易的书架。那一年，孙家湾供销社有人在卖货架子，我和妻子买来一个，然后用木板隔上货架子，这就是我们家里第一个书架。

后来，我有了很多很多的书，我有了不止一张写字台，有了好多盏台灯。我还是喜欢夜晚的时候，打开台灯，照亮书籍，照亮我来时的路途。

坐拥书城，我怀念那些闪光的日子。

## 行走在光阴里的耕牛

（外一首）

丁显涛

土地，被岁月板结  
荒草与虫鸣的音乐已远去  
松软的泥土，晃动的缰绳  
缓慢的木犁  
随着纸烟香气飘散成往昔  
布谷鸣叫的梦想

不再需要，有条不紊的慢歌了  
路上不需要，慢慢品味的风景  
祖辈相传的土地  
成分复杂

时间被再一次提速  
行走在光阴里的耕牛  
跟不上，光阴的步伐  
一颗浊泪落入背影，凝成  
历史憔悴的模样

冰冷，刺骨  
大山摇晃夕阳  
被撕裂的叹息声  
瘫倒在欢快的土地之上

### 云上的日子

云上的日子，风轻云淡  
就像魔幻世界里施展的魔法  
天空流金  
大地铺云

云的波浪  
从天空、发梢和内心开始翻浪  
最终抵达渴求水分的土地  
滋润着云的花朵，盛开饱满

云上的日子，开满想象  
朵朵睡莲随风款款  
摇曳星光，银河里  
白天鹅尽情嬉戏月色  
两岸葱郁  
摇曳天上洁白如云的花朵

云上的日子，令人惊喜  
棉田里的母亲  
握住属于夕阳的最后花朵  
笑容，开成一朵最美的云  
飘向  
向往已久，洁白的幸福

## 小满

（外一首）

陈海金

蛙鼓的前奏刚落  
浓密的柳梢头  
已拉出悠扬的蝉鸣  
一株株荷蕾  
分明是一只只麦克风  
传递着芬芳的诗意  
当墙上的镰刀  
闪烁着父亲的目光  
苦苣菜诠释的日子  
被母亲的井水  
洗出记忆的温馨  
麦粒渐渐饱满  
一根根麦芒  
摇曳成猫咪的胡子  
丈量一轮高悬的明月  
一不小心  
又蹿进游子的梦

### 康乃馨

总有一缕芬芳  
轻轻倾诉  
岁月的更迭，亲情的守望  
鲜嫩的花蕾  
饱含五月的心意  
祝福的字眼  
缀满节日的信笺  
盛装的蝴蝶  
赶赴浪漫的花海

漂泊的风  
捧读一簇康乃馨  
总是母亲温柔的笑容  
深深的皱纹  
仿佛一枚篆字  
烙印在儿女的心上  
引伸出多少炊烟，稻浪  
水桶摇晃的晨光  
以及牛背上沉沉的暮色

在五月，总有一些时光  
恬静成一株康乃馨  
在一声声叮咛的灌溉里  
努力拔节  
在一次次慈祥的注视里  
蓬勃成长  
走过雨季，迎来花季  
在母爱的河畔  
摇曳成一颗颗感恩的心

## 迟到的担当

文 鑫

方，等等。

当然会要喊口令，当老师不会喊口令不行。

第一年春天，准备队列比赛。体育委员主动让贤，跟老师说，让别的学生试试吧！老师和同学也觉得他不是很理想，于是，有一天在操场上，全班海选。不出意料，尽管我不在状态，只用了一半的劲儿，还是顺利当选了。大家都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，我心里很忐忑，不知结果怎样，哪敢大意，全身心投入其中，认真练，认真喊，终日只有这一件事。比赛那天，同学们给我借来一件臂带白条的运动服，一扫老气横秋的一身蓝，我和同学们铆足了劲儿，专心致志地进行这场比赛。

退场的时候，我就有了预感，赛得不错，于是，最后的口令就特别放松，而且有弹性。果然，我们班获得了年组第一名。

大家都说，这第一名，主要是口令喊得好。我嘴上说：哪里哪里！心里却深以为

是。接下来，这人就飘了。

那年我17岁，这个年龄熬起来，也知道不好，但是板不住，得意得不行，眼瞅着飘下去，无可阻挡。

第二年春天，又要队列比赛。这一年增加了项目，入场正步走，原地转法之后的行进间转法增加一次。入场出场口号自设。我理所当然地成为领队，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队列指导，颐指气使，不可一世。这一年，最难的是正步入场，50人的队列，走齐正步，需要时间，要下功夫。我和同学们一起训练，我提要求，我做评点，大家都辛辛苦苦地练，一天一身汗。而我则成了专职教练——只教不练了。

比赛那天，我就有点六神无主，但不知毛病出在哪儿。入场，我在队列外面，平时没怎么练，自然走不好正步，于是，我的正步就扣了几乎一半的分。我知道情形不妙，心里更加紧张。好在平时练了不少，同学们都很认真，整个过程进展顺利。退场时，我还特别加了一次口号。

同学们归了位，我坐到班长边上，问他：怎么样？

他咧了一下嘴：还能咋样？原地转法给忘了！

一瞬间，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，只觉得整个后腿都没了劲儿。

我不知道是怎么看完比赛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寝室，那天是否吃了晚饭，是否上了晚自习，那个晚上睡得好不好。我对不起大家，但是，我不知道怎么做。本来可以争到的第一名，让我毁了，我又能怎么做？关于比赛结果，没有任何反响，老师不说，我也没说，同学们也都不说，好像这件事情就没发生过。它成了压在我心上的砣，越是没有回响，这砣就越加重，一直压到了前年。

前年，参加市委党校培训，有一个座谈，要求每个学员讲一个与“担当”相关的故事。我讲了这个故事，受“担当”二字的启发，我想到，比赛那天的晚自习，如果我在班里向同学们正式道歉就好了。心上的这个砣，就不会压到现在。于是，我在这个座谈会上，正式向不在场的同学、老师道歉，并且写出来，希望他们能够看到：

那天的比赛，是我的责任，前一年的成绩让我骄傲了，我没有把持好自己，铸成这样的错误，我要吸取这次教训，也希望大家以此为戒。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宽仁和容忍，这件事也已成为我人生的一笔财富。

感谢生活，感谢人生路上与我同行的每一个人。



插画 胡文光